

謝靈運詩選

謝靈運詩選

葉笑雪選註

古典文

謝靈運詩選

葉笑零選註

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152弄18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捌陸號

大東集成聯合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書號 160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7 13/16 插頁 1 字數 132,000

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30,000 定價(7) 0.70 元

謝靈運

述祖德詩二首

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燕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段生
潘魏國展季救魯人弦高犒晉師仲連却秦軍臨組作不
綵對珪寧肯分惠物辭所賞勵志故絕人苔苔歷子載遙
遙播清塵清塵竟誰嗣明哲時經綸委講綴道論以服康
世屯屯難既云康尊主隆斯民

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如河外
無反正江介有賊坻萬邦咸振懼橫流賴君子拯溺由道
情龕暴資神運秦趙欣未盡燕魏遜文軌賢相謝世運遠
圖因事止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隨山疏濬澤傍滌滌
分梓遺情捨塵物貞觀立聖美



“石門新營所住”詩石刻拓本

前 言

一

永嘉亂起，北中國整個陷於異族的統治下，人民的生命財產喪失殆盡，不要說老百姓不堪其苦，就是那『廢池喬木，猶厭言兵』啊！士族人士受不住胡馬鐵蹄的蹂躪，便帶着親黨部曲紛紛渡江，聯合江南的大姓，建立了東晉王朝。

魏末西晉時代，士族人士已懂得領略山水，羊祜每『造峴山置酒，言詠終日』；阮籍『或登臨山水，經日忘歸』；七賢所聚集的竹林，不也是一個風景區嗎？不過，在黃土平原上，水深土厚的樸實風光，不能引起他們更多的愛好。渡江以後，一方面，由於江南的地理條件與中原不同，永嘉會稽多佳山水，『千岩競秀，萬壑爭流，草木蒙籠其上，若雲興霞蔚』山川是何等的秀麗！另一方面，又由於士族人士被趕出了溫暖的家園，撇下豐厚的資產，過着半流浪的生活，在國破家亡的慘痛中，對祖國河山分外覺得可愛。因此，士族人士一旦置身於杏花春雨的江南，便狂熱地愛好着山水，盡情地欣賞着山水。

世說新語言語篇說：

過江諸人，每至美日，輒相邀新亭，藉卉飲宴，周侯（顛）中座而歎曰：『風景不殊，正自有山河之異！』皆相視流淚。

他們對着良辰美景，以極其沉痛的心情悲歎着祖國的幅裂；在錦繡河山的偉大的感召下，又自發地促進了愛國主義思想的高漲。但是，這些地主階級的士族人士的態度是消極的，很少作『克復神州』的打算；反而在江南這個半壁江山上，積極地進行着土地兼併，於富饒的『魚米之鄉』再建莊園，重新掛起從北方帶來的『剝削世家』的老招牌，過着苟安偷生的日子。

渡江之初，士族人士的愛好山水，本來是建築於愛國主義思想的基礎上的。之後，他們苟安江南，在重享安居樂業之福時，那一點子僅有的愛國主義思想便和山水分了家，漸漸於思想領域中消逝；而愛好山水則轉而與物質生活緊密地結合起來，成爲生活享受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（在世說新語裏，有很多關於這一類的記載。）東晉士族人士雖然過着寄生性的窮奢極侈的生活，但是還保持着嚴肅和淡遠的風度，沒有發展到齊梁時『玉體橫陳』的淫靡地步。他們都有一定的教養，物質的和精神的生活尚不至於垂直地墮落。因此，他們僅僅滿足於相當紅茶的『山水』，無須若渴地去尋找類乎嗎啡的『艷情』。這在齊梁人看來，是『典正可採，酷不入情』。

從生活到詩，本是十分接近的，山水詩就在這樣歷史的和社會的條件下產生。

二一

山水詩不是憑空出現的，它是接着玄言詩的衰歇而興起的。爲了對山水詩的興起作較深入的理解，有回顧一下東晉玄言詩的必要。

建安時代，在曹氏父子的倡導下，五言詩獲得卓越的成就，在中國詩史上揭出光輝的一頁。大康時代的詩，是在建安詩的基礎上發展的，風貌各有不同，而『宗歸不異』。這時的詩，還是記事的抒情的，沒有被用來談玄說理；玄學的風氣雖然已很盛行，但是還沒有影響到詩。到了東晉，玄學如決堤的潮水，衝進了整個的詩的領域，詩起了一個根本的變化，玄言詩便應運而興了。

在玄言詩時代，不但未出現第一流的詩人，簡直可以說沒有詩人，玄學既代替了詩，玄學家也兼了詩人。兼詩人們所寫的詩，高明點的是有韻腳的玄學小論文，等而下之，便是一些玄學概念的雜燴拼盤之類。這時的詩專爲玄學服務，完全失去了詩所有的現實內容，建安詩的優良傳統給斷喪欲盡，使詩走上一條不健康的道路。詩品序說：

永嘉時貴黃老，稍尙虛談。於時篇什，理過其辭，淡乎寡味。爰及江表，微波尙傳。孫綽許詢桓庾諸公，詩皆平典似道德論，建安風力盡矣！

文心雕龍時序篇也說：

自中朝貴玄，江左稱盛。因談餘氣，流成文體，是以世極連遭，而辭意夷泰。詩必柱下之旨歸，賦乃漆園之義疏。故知文變染乎世情，興廢繫於時序，原始以要終，雖百世可知也。

鍾嶸、劉勰對於東晉詩所作的敘述是簡要的，批評也是中肯的。東晉的玄言詩，現在流傳的固然很少，而就文獻記載看來，它確實是當時詩的主流。這種玄言詩，好『似道德論』，又像莊子的注疏，都是一些『理過其辭，淡而寡味』的東西。嚴格地說，它們不像詩。

玄言詩的興盛，也有它的一定的社會根源。永嘉之後，北中國做了『五胡十六國』混戰的場所，關洛變爲丘墟，人民百不存一；而南中國却得到一個相對穩定的偏安局面，偷安江南的士族不敢也不願正視當時的社會，作一切的努力來逃避現實。玄學思想是老莊思想的繼續和發展，而老莊思想中本來就含有不太少的逃避現實的思想成分，這對逃避現實的士族人士來說，真可算得『千載知己』。老莊的思想又是『玄之又玄』的，清靜無爲的，這對『遺事天下』，喜作『經虛涉曠』的玄思的士族人士來講，也是極適合胃口的。事實證明，這些逃避現

實的人們，終於一個個掉到唯心主義哲學的深坑中而不克自拔。當時的詩，既然掌握在士族人士的手裏，被用來作爲談玄說理的工具，也就無足怪了。因此，在玄言詩裏，瞧不出社會生活的蹤影，看不到時代動亂的痕跡，正如鍾嶸所說的：『世極連遭，辭意夷泰。』

東晉玄言詩人以許詢孫綽爲代表，而孫許都是愛好山水的人物，許詢因爲『會稽有佳山水』，就築室住下；孫綽也『居於會稽，游放山水』。山水是大自然的一部分，它突出地表現了自然美。但是，士族人士是以超現實的態度去玩賞山水的，他們把山水當作體現玄理和獲得玄趣的橋樑。世說新語言語篇說：

簡文入華林園，顧謂左右曰：『會心處不必在遠，翳然林水，便自有濠濮間想也，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！』

於此可以看出山水和詩正起着同樣的作用，它們都是談玄的工具。詩是用語言寫的，而語言本身是有限的，以有限的語言說明無限的不可言說的『道』，其效果是不太理想的。至於山水，它是『以形媚道』的，通過山水去體會玄理，更能得到『神超形越』的境界。雖然，在當時有人把山水用來作爲品藻人物的比喻，如顧愷之說王衍『岩岩清峙，壁立千仞』；看到裴叔則：『如玉山上行，光映照人，』山水的氣象和人物神明得到無間的結合。世說新語賞譽篇說：

孫興公爲陳公參軍，共遊白石山。衛君長在坐，孫曰：『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。』

孫綽已肯定山水對於詩文的啓發作用。但是，山水沒有被作爲詩的題材，正因爲它和詩處於同等的地位的原故。

莊子也是接近自然，喜愛山水的，知北遊篇說：『山林與，臯壤與，使我欣欣然而樂焉！』自莊子的思想到東晉士人的生活，都是息息相通的。山水詩就在這樣的生活和思想的土壤（基礎）中孕育和發展起來。由此看來，山水詩的發生、發展條件是消極的，而山水詩本身體現着現實主義精神，它帶來東晉詩的一個新的發展階段，是一種良好的傾向。

三

晉宋之際，是山水詩的勃興時代。

說山水詩興於晉宋間，並不等於說晉宋前的詩裏沒有山水的成分。從三百篇到楚辭、建安，自然雖然也是詩的抒寫對象，詩中也有寫景的語言，如鄴風的『山有扶蘇，隰有荷華』；如王仲宣七哀詩的『山岡有餘暎，岩阿增重陰』；但是，在這個漫長的時期中，山水到底不是詩的主要題材，正如綠葉爲紅花而存在一樣，它始終處於襯托的地位。說山水詩興於晉宋之際，

是指在這個時代裏山水已成爲詩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內容而說的。

宋書謝靈運傳論說。

仲文始革孫許之風，叔源大變太元之氣。

而檀道鸞對於西漢迄晉的文學流變，曾作了一個扼要的評述，續晉陽秋說：

（許）詢有才藻，善屬文。自司馬相如、王褒、揚雄諸賢，世尚賦頌，皆體則詩騷，傍綜百家之言。及至建安，而詩章大盛。逮乎西朝之末，潘陸之徒，雖時有質文，而宗歸不異也。正始中，王弼、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，而世遂貴焉。至過江佛理尤盛，故郭璞五言，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。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，又加以三世之辭，而詩騷之體盡矣。詢綽並爲一時文宗，自此學者悉體之。至義熙中謝混始改。

（世說新語文學篇劉孝標注引）

檀道鸞沈約清楚地指出：山水詩的興起，它的絕對時間在義熙中，先驅作者爲殷仲文和謝混，殷謝以山水入詩，給當時奄奄一息的詩注射了一股新鮮血液，把詩從癱瘓的狀況中救出，使它慢慢地回復到健康的路上。殷謝就是依賴着山水的萬千氣象，驅散了瀰漫於詩界的玄學的洋穢的。不過，殷謝對於山水詩，雖有『韋路藍縷』之功，但成績並不太好。正如南齊書文學傳論所說的：『仲文玄氣，猶不盡除；謝混清新，得名未盛。』這個批評是恰當的。的確，仲文的詩

仍然保留着濃郁的玄學氣氛；而謝靈運的詩，如遊西池的『惠風蕩繁囿，白雲屯曾阿，景昃鳴禽集，水木湛清華』，自是清新醒目，和玄言詩判若涇渭，他擔當起『大變太元之氣』的任務，從而奠定了山水詩發展的基礎。可惜作品不多，終有『得名未盛』的遺憾！

稍前於山水詩的興起時，畫裏已有了山水。中國畫從開始到魏晉，本以人物為主，畫裏沒有山水，正如詩中缺少風景，情況既類似，道理也一樣。到了東晉顧愷之的手裏，中國畫才起了一個劃時代的變革。世說新語巧藝篇說：

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岩石裏，人問其所以，顧曰：『謝云：「一丘一壑，自謂過之。」此子宜置丘壑中。』這幅畫裏的山水，雖說還是人物的背景，但無可疑義地，它是中國畫從人物過渡到山水的里程碑。顧愷之給畫找到了山水這一新類的內容，開創了山水畫派。謝安說：『顧長康畫，有蒼生以來所無。』如就開拓山水畫的功績來說，謝太傅的評語是對的，說得一點也不過分，不能算作一種虛美。之後，『好山水，愛遠遊』的畫家宗炳，因為年老多病，不能『西涉荆巫，南登衡岳』了，便把『凡所遊履』過的名山勝水畫於室間，『臥以遊之』。到這時，山水畫已完全取得了獨立的地位。

在晉宋之際，詩裏寫山水，畫裏畫山水，就是賦裏書信裏也鋪陳山水，有大段的景語。文學

藝術和山水已脈絡相通，並吸取了有利的養分。由此可知，這是一個人們對自然的覺醒的時代，山水詩不是孤另另地出現的，是有山水畫等伴隨着而興起的。

四

提到山水詩，就必然和謝靈運的名字分不開。

謝靈運是謝混的姪子，在叔源的長期教育熏陶下，無論在學術思想或文學修養上，都深受其影響。在詩的創作方面，謝靈運遵循着謝混的道路，亦步亦趨地在殷謝原有的基礎上發展了山水詩。齊蕭繹說：『顏謝同聲，遂革太元之氣。』（太平御覽卷五八六引三國典略）是指靈運對玄學詩的革命而說的。

當時山水詩的思想內容怎樣呢？文心雕龍明詩篇說：

宋初文詠，體有因革，莊老告退，而山水方滋。

『莊老』和『山水』都是當時詩的主要的思想內容，而『山水』是一種新生的欣欣向榮的力量，『莊老』則是一種腐朽的日就衰亡的東西，它們在詩的領域裏相摩相盪。在山水詩的蓬勃發展過程中，那原來作為詩的內容的玄學思想，逐步地被排斥到詩外去，所以說『莊老告退』。

（『莊老告退，而山水方滋』，它的先後次序是按照修辭法則排列的，不應理解爲詩的發展規律中的因果關係。）說『莊老告退』，並不等於說詩裏的『莊老』成分已完全（或最後）被肅清，消滅得乾乾淨淨，宋初的詩什中已毫無玄學思想的存在；而只是說『莊老』已大部分（或開始）退出了詩壇，還有些少玄學思想隱藏在詩的某些角落裏，負隅頑抗。山水詩的發展過程，也就是一個詩人們思想鬥爭的過程，『山水』的戰勝『莊老』而在詩裏取得統治的地位，並不是在十分愉快的情境中獲得的。（這不應與詩的『涵詠自得』的創作過程混爲一談）

謝靈運詩的思想內容，也正如上面所分析的一般情況一樣。在他的詩裏，『山水』已佔了統治的地位。山水是大自然的一部分，它最能代表自然的美，把山水寫入詩中，詩自然就體現出高華氣象，如『春晚綠野秀，岩高白雲屯』，盈溢着一股清新意味；如『雲日相輝映，空水共澄鮮』，使人覺得形象鮮明，美不勝收。湯惠休說：『謝詩如芙蓉出水』，這個形象化的比喻，最足以說明謝詩的妙處在『自然可愛』。在謝靈運詩裏，還保留着一小部分『莊老』糟粕，也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，如『矜名道不足，適己物可忽』；『懷抱既昭曠，外物徒龍蠖』，這一類專講玄理的句子，在他的詩篇裏也是觸處可見；還有一些不以完整句子表達的玄意，像遊魂一樣在字裏行間東閃西躲地浮動着，也真叫人惹厭呢！但是，這些殘存的莊老糟粕，並不足以滅

低謝詩的價值，正如鍾嶸所品評的：『譬猶青松之拔灌木，白玉之映塵沙，未足貶其高潔也。』它們對方滋的『山水』，只起極其輕微的腐蝕作用。

當山水詩已得到高度發展時，在詩裏還有『莊老』成分的殘餘，這不是作爲一個奇蹟而存在的，也自有它的社會根源。玄學思想和士族是有血肉相連的關係的，它和士族共存亡，它的盛衰依賴於士族勢力的強弱。在太元時，士族已走上下坡路；謝安淝水之戰的勝利，一邊穩定了一南北對立的形勢，一邊又促使士族勢力的一度高漲。晉宋之際，當士族勢力再度低落時，那落後於現實的思想意識（玄學思想），却剛好進到迴光返照的時期。謝靈運是當時士族的代表人物，又是一個貨真價實的玄學家，在他的詩裏，也必然要或多或少地反映出玄學思想。再說，山水本是『以形媚道』的，它可以不拐語言的灣兒，而直接表達玄趣。因此，它也能够通過詩裏的山水，將虛寂的理融入生意盎然的景中，同樣可以表現『超以象外』的理或道，也同樣可以得到也許比在玄言詩裏所得到的還要多一點的『玄趣』的滿足，這是士族人士的『嗜痴之癖』的福音。宋書謝靈運傳論說：『自建武暨於義熙，歷載將百，雖比響聯辭，波屬雲委，莫不寄言上德，託意玄珠。』『莊老』真正從詩裏告退，當在宮體詩興起的齊梁之間。因此，在山水詩興起的初期，就某種意義上說，並不意味着玄言詩的中斷或絕跡；恰恰相反，殘存於詩中

的玄理，由於得到山水清新之氣的滋潤，反而獲得較高境界的發展。（玄言詩時代過去後，玄理轉而寄存於和尙的語錄裏，唐詩裏保留着一些玄趣，到宋詩裏又找到『說理』的嗣音。這說明了詩不宜於用來說理，說理太多的詩往往成爲偏語；而不是說詩裏絕對不應該帶有說理的成分，少量的說理並不妨害詩的健康。）

從中國詩的發展史看，田園詩是山水詩的另一種形式，田園和山水，是晉宋間詩的主潮中的兩個不同流派。（這兩個齊頭並進的流派，中間經過宮體詩的沖激而流緩浪伏下來，到盛唐的韋應物、孟浩然時代，才匯合爲一而出現了新的風貌。）當時的田園詩人陶淵明（三六五——四二七，比謝靈運大二十一歲），出身寒素，又是一個不求聞達的隱士，在那個以門閥相尚的時代裏，人既不是士人樂於去捧的對象，詩也就在他們的抹殺態度下埋沒了。那時詩壇的權威是謝靈運和顏延之，詩品序說：『謝客爲元嘉之雄，顏延年爲輔。』宋書顏延之傳也說：『與謝靈運俱以詞采齊名，江左稱顏謝焉。』約經過一世紀，梁代昭明太子給陶淵明編集子，爲他的詩集作序，又採他的詩入文選，淵明的詩的價值才被發現，正如一顆明星擺脫了雲翳的糾纏，閃爍着瑰麗而又永恆的光輝。在時間和讀者的不斷考驗中，顏延之的聲名日就低落，顏謝齊名已爲陳迹，陶謝並稱繼之以興。